

磚瓦圖書

爲甚麼要開會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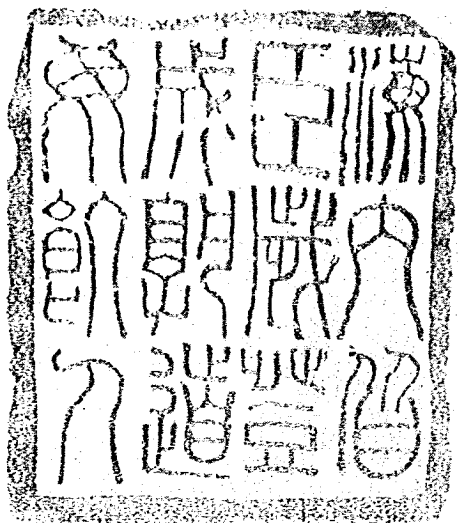
王獻唐編述

山東省立圖書館印贈

給 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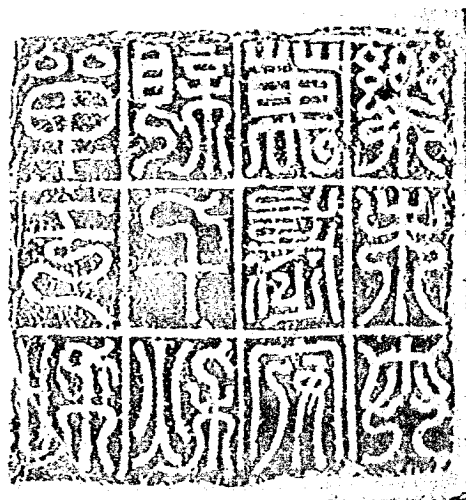
胞 同 國 愛 的 族 民 華 中

漢十二字磚之一



維縣高氏舊藏，已爲田人携去。

漢十二字磚之二



現陳列於秦漢磚瓦展覽室，共二方，亦維縣高氏舊藏。

宋本通鑑紀事本末

編錄楚清內閣大庫藏書現陳列善本圖書展覽室

曰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忘於心行禮樂之文
 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閭閻著於朝廷被於鄉遂
 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
 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
 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
 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
 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
 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
 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
 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
 臺城之燬然則雖離夏漢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

磚瓦圖書

爲甚麼要開會展覽？



我們現在同時開兩個展覽會，一是秦漢磚瓦展覽會，一是善本圖書展覽會。我們不是玩古董玩版本，也不是請各界民衆共同來玩古董玩版本；玩古董玩版本，是一般懶惰名士，遊手清客的勾當，黨治下的文化機關——圖書館，決不肯這樣無聊。

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曾經告訴我們，要恢復民族地位，須先恢復民族精神，同時將固有的智識，固有的能力，一齊恢復起來。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在他所定的教育行政綱要中，也曾指給我們兩條大道，一是「發揚民族精神」，一是「接受世界潮流」；并在第二項中，給我們定了一條細目，是「吸取世界文化，同時保存國粹」。甚麼是固有的智識能力？甚麼是我們的國粹？怎樣可以恢復保存？第一步應先求知，必須認識明瞭了以後，纔可以談恢復，纔可以言保存。

知是容易的麼？任何一件事物，只要實地的分晰起來，就恐有人回答不出。再將所分晰的，逐漸分晰下去，恐怕能回答的，更沒有幾個。所以多數人的知，只是皮貌的知，換言之是假知。我們不能以假知滿足，更當進一步求真知，求真知的方法有二：一是屬於內心的推想測斷，一是屬於形質的實際考驗。現在我們的展覽會，就是給各界民衆以推想測斷的好機會，同時給各界民衆以實際考驗的好場所。

這些磚瓦圖書，只是中國古代文明一小部份，也只能表現古代或中世的中華民族能力一小部份。大家見了，誰不知道是磚瓦，又誰不知道是圖書，似乎沒有甚麼奧妙。不過我們還要單就磚瓦問一句：

中國磚瓦的來源和沿變的過程，大家都說得出麼？

這類的磚瓦，在人類工藝建築進化史上，佔何等的地位？

中國古代的磚瓦，類別有幾種？花紋有幾種？文字有幾種？其製造法有幾種？不能找出他們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體例？

如果上面的問題，過於專門，更可檢極淺顯的問一句：

爲甚麼叫他爲磚，叫他爲瓦？瓦不可以叫磚，磚不可以叫瓦麼？他們的命名意義何在？

這個問題，如再回答不出，似乎太難爲情了！我們天天見磚瓦，天天叫磚瓦，結果連磚瓦兩個名辭，也弄不清楚；這樣的程度，能配稱知麼？磚瓦的難知是如此，圖書的難知也是如此；所以 總理提出『知難』的學說，同時又告訴我們：

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

孫文學說行易知難第一章。

又說：

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爲矣。同上。

知的範圍很廣泛，單從我們本身方面說：現在享受的物質文明，無論那件，都不是我們自身發明創造的。從『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起，到現在的衣食住行止，都是我們祖先一輩一輩的研究，一點一滴的改進，絞盡無量數心血，千辛萬苦，替我們造出來的。我們身受厚恩，坐享其成，不但不能發揮光大，結果連人家給我們的恩

惠——文明——一點來歷也說不出來，甚至於一個小小名詞，也講不明白，這不是背恩忘本麼？這樣的子孫，對得起我們祖先麼？固有的智識，自己不懂得，固有的能力，自己不曉得；試問有甚麼顏面談恢復？談恢復而不明白所要恢復的內容，豈非是大笑話？

從前的過失，現在可以不談，以後的大路，已明明擺在我們眼前，便是求知的唯一法門了。這次展覽的磚瓦圖書，雖是古人能力一小部份，但也必須先明瞭了以後，纔可以談恢復；既要恢復，便不肯捨棄，既不肯捨棄，便可以保存。明瞭是知，恢復保存是行；如果真能明瞭他們的價值內容所在，自然能恢復，自然能保存，所以 總理說：「能知必能行。」

我們的意思，並不是單指磚瓦圖書一部份，要從磚瓦圖書之保存上，推至於過去現在一切文明之總合；要從智識能力之恢復上，推至於民族地位，民族精神，完成總理的民族主義。同時更不要故步自封，還得接受世界的潮流，努力改進，自疆不息。所以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除了使各界民衆認識古人固有的能力以外，還要講

大家注意似這樣的能力只是古人已往的成功我們僅能恢復保存尚不足以與世界各國對抗，尚不足以圖存；還得發揮光大，替先人爭光，替自己謀生存。我們更敢深切的說：如果只能恢復保存，仍是中華民族的廢物；如果不能發揮光大，仍是我們烈祖烈宗無用的子孫。這一點，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已經指示我們，他說：

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纔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他又教給我們學歐美的法子：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

我們真是慚愧！現在不但談不到「迎頭趕上去」，連國粹的恢復也談不到了；不但談不到恢復，更連保存也談不到了！

我們試回頭一看：一百年來的中華民族，在列強經濟侵略之下，所遭的剝削，所受的苦痛，已經是慘不忍言。經濟侵略還不足，更加上文化侵略，甚至於古玩古書，也一齊拿了去，單以山東而論，濰縣最著名的十鐘，現在還在中國麼？甚麼君車畫像，曹聖禧石刻，幾件有價值的古物，現在還在中國麼？聽說陳家萬印樓的七千多個古印

子，也搖搖欲動了！陳籩齋的五量泥封，也航海而東了！我們再往東南一看，號稱海內四大藏書家之一，有二百部宋版書的甯宋樓，也被日本的一位岩崎先生，用十萬塊錢完全買去了！西北方面，更荒唐的可笑，甚麼六朝唐人的書卷畫幅，漢魏兩晉的木簡，國人大瞪着兩眼，被他們一車一車的拉去，擺在甚麼博物院圖書館。河南方面更不用說，我們單看美國朋友的殷虛卜辭，日本朋友的龜甲獸骨文字兩書，已經是驚駭萬分；其實這只是他們一小部份的一小部份，并不算全豹。

究竟他們有甚麼方法，能這樣的予取予求？又有甚麼神通能使一般人死心搭地的雙手奉獻？這很容易解答，大約除了敦煌經卷，係裝神裝鬼，唱了一齣唐三藏取經以外，沒有不是金錢的作用。——敦煌經卷，表面上是唱戲，骨子裏也是金錢。

經濟是我們的血肉，文化是我們的骨髓；他既一方面抽血剝肉，一方面又將我們的骨髓，一點一滴的吸收了去。可憐中華民族，被幾張花花綠綠的方紙，迎面一照，便請願將自己民族的骨髓，獻給他們，請願將烈祖烈宗一點辛苦遺產，賣給他們，請願擔一個敗家子弟頭銜，叫外人笑罵。難道他們不賣古物古書，就可以馬上餓死麼？

若是本來無古物古書可賣就可以不活麼

但是我們對於外國朋友，始終抱持自怨自艾的態度，絕不肯嫉恨排斥。『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若是我們自己不賣，難道能憑空飛到外國去麼？不過我們雖不嫉恨，也不願意給他們拿去。學術文化，固然是世界公器，不必堅持國界種界的疆域觀念。但這種解釋，并不是指古物古書的本身；如果大家真正存了公器的念頭，放在中國，也是一樣，又何必偷偷的買去。且是外國的國寶，爲甚麼不叫中國人收買？外國的古物，爲甚麼不叫中國人挖掘？甚至於連去的木簡書卷，爲甚麼不再送回中國來？不用講別的，只這一二點，也足以使我們恐懼疑惑而有餘，不得不存一點國族觀念。

至於賣主本人，我們除了憐憫痛惜以外，更不願再說甚麼話。因爲他們所處的環境，是貪財好貨的環境，他們所受的教育，是不以三民主義爲中心的教育。——沒受過教育的，更不必說。——從小至大，就不知道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愛族，貪財好貨的環境，又日日在壓迫他，引誘他，自然而然的，走入賣古物發洋財的一途。我們敢沈痛的說：在現代惡濁社會中，有古物而不賣，有洋財而不發的，倒是例外；賣古物而發

洋財，反成了一般社會共同心理。我們更敢下一個惡評：前一種人雖是我們心目中的好男子，同時是社會上的真怪物；後一種人是我們心目中的真怪物，却是社會上的好男子。——蓋大樓，坐汽車，發洋財的結果，能使社會一般人崇拜，便是他們的好男子。可以蓋大樓而不蓋，可以坐汽車而不坐，不發洋財的結果，能使社會一般人笑罵，便是他們的真怪物。

這樣的社會心理，這樣的社會環境，我們還好意思苛責賣主麼？不但不能苛責，還要苛責自己。因為我們辦社會教育的，不能移風易俗，使他們都有愛國心愛族心；同時對愛國愛族，不能使他們得到認識的機會和場所。

在過去五十年中，山東的古物，幾乎沒有一月不出口的。比較最近發生的幾樁案件，大概統計，總超過百倍以上。不過從前的政治當局，多半不知道保存，既無人過問，更無人注意，民衆雖有注意的，也不願多事。因此暗地裏一批一批的繼續出洋，表面上毫無知覺，似乎是沒有這回事。近一二年的情形，便大不同了。國民政府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山東省政府和教育廳，更要依據他們行政方針，實行保存。因保存而

調查因調查而發現了無數案件，所以一般人都很奇怪，似乎古物出口是這一二年的特殊現象，更或因為這種現象，牽連到當局保護不力，其實是大錯特錯。我們敢說：現在所以發生如許案件，全是政治和教育當局注意保存的緣故。若是不注意保存，恐怕連一件出口的案子，也沒有了。從前十鐘君車畫像的出洋，便是榜樣，因為那時一般當局，都睡在夢中。

保存！保存！『保存』這兩個字，已成現在一般人的口頭禪了！話是容易說的，若要實際辦去，就發生了不少的困難。試問山東有價值的古物，那一件不在私人手裏？如果私人不能保存，公家以文化關係，當然可以出資收買。我們兩年以來，接洽有價值的古物，不下數十百起。人人開宗明義，都說請願廉價賣給公家，結果不但不廉價，還要比市價高出數倍。並且在背後還笑罵我們：拿公家的錢，替公家收買古物，又不自己搯腰包，多出一點，也是一樣報銷，又何必斤斤計較。在這種年頭辦事認真，真是看不開。可見他們的心理，不但不肯少賣，還要多賣。我們替公家收買古物，當然不能故意剋扣民衆，不過也要得物價之平；於良心上問得過去，於社會的公論上說得過。

去，於公款的使用上，交代的過去。他們拿從前腐敗貪私的官僚心理，來測度我們，批評我們，可謂適得其反。同時在這種心理支配之下，即發生種種困難。試問以山東的經濟力量，能不能每年拿出幾十萬幾百萬來收買古物？如不出資收買，試走遍全省，有幾個肯熱心公益，請願捐贈的？即不完全捐贈，有幾個肯半捐半賣的？就如這次展覽的磚瓦，原是濰縣高氏舊藏，教育當局，在他未賣出以前，早就注意保存。同時濰縣還有幾批有統系的古物：一是萬印樓的七千多個璽印——數年前即存在北平——一是陳家的五千多份陶片——陳簠齋的手札上如此說，我們已收到七千多份拓片——一是高家的全份墓志拓片，一是這批磚瓦，還有一部劉燕庭的古泉苑底本四十大冊。前次教育當局，爲了這幾批古物，派我們專到濰縣，調查接洽。及經到了以後，正碰著高家老太太得了重病，我們在人家手忙腳亂之時，不好意思向他糾纏，僅僅看到墓志目錄。同時便托了兩位朋友，和他關說：如果老太太病愈以後，這兩部份古物，有意出讓，公家希望出資收買，隨時通知，即派員接洽。并說了無數的客氣話，請他不要賣給外國朋友。現在人證俱在，似乎教育當局這樣的處置，也可以說對

得起高家了，也可以說事前注意而設法保存了。誰知不到一月，高家便一聲不響，偷偷的賣給日本朋友。由此看來，就是公家有錢收買，尙且買不到，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妥善保存呢？

上面的話也，或有人不相信，以爲官府若是真正出錢收買，物主非喪心病狂，斷不能賣給外國人。最初我們也是這樣想，後來纔知道有幾種原因：第一，濰縣幾個收藏家的子孫，多半是和日本朋友要好，隨時用錢，隨時可以借給他。借的多了，便將古物抵賣，日本朋友便以債權人而取得優先權。第二，濰縣有幾個專吃古董飯的，一買一賣，大半由其經手，兩方面各得回扣；尤其是日本朋友，格外出的兇，也格外買的穩。我們向來買古物，多半是和賣主直接接洽，所謂回扣，更是照章一毛不拔，爲一般古董經紀所深惡痛絕。他們看在金錢面上，當然和日本朋友親善，極力破壞我們的交易。第三，物主對於古物本身的實在價值，自己并無把握，以爲外國朋友是有錢的，中國官府絕對不及他們慷慨。在這種心理支配之下，同是一件古物，十塊錢賣給中國人，總覺得吃虧，十塊錢賣給外國人，便以爲賺了便易。并且前幾年外國人買中國

古物，底確有幾次出過重價，便一傳十，十傳百，誤會到一切外國朋友，統是大爺；大爺的價錢，絕對不會少出的，即使真比中國人少，也以爲不少。自己既沒有確實把握，同時又充滿了這種神秘的崇拜觀念，便索性不和中國人接洽了。

我們本來不願揭破這層黑幕，暴露自己的弱點。但爲免除一般人的誤會，并提醒一般人的迷夢，不得不忍痛言之；且即使不言，外國朋友也早就洞若觀火了。其實這幾年山東賣出的古物，在全國出口總數量中，不過九牛一毛，滄海一粟。試問天津北平上海大連河南，那一天沒有幾千幾萬的交易？公然出口，無人過問，并且還有名流學者，屢雜其中，也沒有一個出來說話的。只有山東一省，僅僅發現幾樁案子，大家便大驚小怪起來；或者是別的地方，都上了麻醉藥，山東一隅，還有點知覺，便成了街談巷議的資料吧？

但是我們絕對不肯責人，尤其是一切賣主；我們所苛責的，仍然在自己本身。因爲我們辦社會教育所發出去的力量，尙不能使一般民衆，切實認識古物的真價值，而激起他們的保存心；尙不能使一般民衆，打破愛財好貨的迷夢，而激起他們的公

德心，尚不能使一般民衆，破除媚外忘本的壞習氣，而激起他們的愛國心。固然這種根深蒂固的惡習，絕不是短時期所能掃除，更不是一二機關所能奏效。他們的病根，蔓延在各方面，尤其是民生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澈底解決，即憑任何法令，任何人，也不能肅清。『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叫一般民衆，枵腹而談存古，不但是人情所不容，也是事實所不許。——其中也有資產豐富，不受經濟壓迫，而甘心賣古物的，不在此例。——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自餒，更不肯拿『孤掌難鳴』四個字，來給自己遮醜，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一部份。

所謂法令人力，不外禁止出口，調查登記，接洽收買各項。他們對於第一項，可以設法遮藏，使你不知道。對於第二項，可以瞞着你，說是沒有，或說原來有，現在已佚失了，也不能因此施行檢查。對於第三項，更可以仿照高家的辦法，不和你接洽；即便是接洽，也沒有如許的經濟力量，來全部收買。

不過法令人力，雖不能完全解決，也各有各的特殊效用。政府當局爲保護古物，當然要用政治的力量；同時體恤物主，拿出一筆錢來，替公家收買，也是合理的處置。

爲全民族文化重大事業，即使民衆畧加担負，也是國民應有的義務，並不爲過。所以我們對於法令人力之施行，雖認爲有種種困難，仍不能不積極去做；同時還要共同努力，實現總理的民生主義，來澈底解決。我們敢說，也只有實現民生主義，是根本的唯一最高方案。

我們是辦社會教育的，除了以上所說的方法以外，在教育方面，還有我們應負的責任。第一要從道德方面，涵養他們的高尙志趣；第二要從學術方面，引起他們的研究興味。從第一項所得的效果，能使他們不肯賣；從第二項所得的效果，能使他們不能賣。最要緊的還有一項，就是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迎頭進攻，進攻的方法，唯一是攻心。

攻心，就是使他根本不賣給外國朋友——自動的不賣，不是壓迫的不賣——我們認爲一切人類，總是感情動物，愛國愛族，是與生俱來天賦的本性。因物慾而蒙蔽，被蒙蔽的愛國愛族心，仍在潛伏着。設若一針穿破，將蒙蔽揭開，知道天天出賣而不注意的古物，全是自己民族的重寶，也是烈祖烈宗幾千年來的心血遺產。賣古物

就等於賣身，等於自殺，等於抽自己的骨髓；潛伏着的愛國愛族心，就不知不覺的油然而發動，發動的結果，便可以不賣。

一般羣衆心理，認爲古物的重要，絕對不及金錢重要；這種重金錢而輕古物的心理，便是他們的蒙蔽。穿破蒙蔽，便是反其道而行之，使他變換心理，由輕古物而轉到重古物。同時使他有認識古物內容的機會，得到明瞭古物價值的場所；在此項機會場所中，來激發他們的愛國愛族心，打破他們已往的一切蒙蔽，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攻心。

現在知道要完成、總理的民族主義，必先恢復自己民族地位；要恢復民族地位，必先恢復固有的智識能力；要恢復智識能力，必先知道智識能力的內容；要明瞭內容，必先得到所要明瞭的一切材料；要得到材料，必先設法保存，不可散失；要保存不散，必先使民衆切實認識一切材料，在民族主義上的價值，不肯賣掉；要認識價值，必先使民衆得到認識的機會和場所，這便是我們開會的宗旨所在。

我們知道僅僅是開會，僅僅是散發這種小冊子，只可說片面的工作，片面的救

濟，絕不能完全除根。甚至於只限於一省一地，并不能普及全國。不過我們的職權，至此而止，我們的力量，也至此而止。不但我們辦社會教育的是如此，即使鳩合教育界全體，一致去幹，也只是片面的工作。所以我們還要大聲疾呼：

全國的工作人員，無論文化機關，與非文化機關，要一齊動員。

全國的各界民衆，無論有文化責任，與無文化責任，要一齊動員。

這不是我們一部人的事，是全中華民族的事。在此存亡絕續之交，如果我們不幹，就對不起全國民衆；如果大家不共同來幹，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好子孫。

這次展覽日期，定了三天，分作兩個陳列室，一部份是磚瓦，一部份是圖書。磚瓦爲濰縣高氏舊藏，在運往青島出口的時候，被膠濟鐵路局查出，經教育廳交涉運濟。一切經過詳情，早在報紙上披露了。圖書分兩大部份，都是我們半年來收買的。一是聊城楊氏海源閣舊藏，在匪亂後散出的；一是明朝文淵閣的故物，前清藏在內閣大庫，後來散出的。其餘多是零星陸續搜集，不名一家。我們在報告開會宗旨以後，原想也將磚瓦圖書的內容價值，附帶敘明。不過現在已着手編著兩種書：一爲上陶室磚

瓦文字考釋，一爲本館善本書志，詳細內容，已經編在上兩書中。現在只檢最重要的部份，指出一兩點，請大家注意。

前清在同光以後，國內收藏金石，多而且精，要推灘縣的陳篋齋，坐第一把交椅了。不但同縣人比不上他，全國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本地有幾家富戶，要和他比賽，又知道金石一門，絕對只有讓步，便想在金石以外，另闢一門，以偏誣制勝；高氏父子，就是其中的一個。

高南鄭慶齡專門收藏古銅璽印，同他侄子嘉鈺，和印了一部齊魯古印攷。他兒子翰生，鴻猷又和王西泉等輯了一部古印偶存。誰知結果，被陳篋齋一坐萬印樓，一部十鐘山房印舉，生生的壓倒了。高翰生便又想了兩個新鮮法門，一是收集歷代墓志搨片，又根據搨片作了一部書，叫作歷代志銘徵存目，分石部，專部，雜類，上下二卷；在當時已是應有盡有，沒有比他再完備的。第二個法門，便是收集古甗古瓦。據說前後所得，共有一千多份，檢了不重樣的五百多份，搨成一部上陶室甗瓦文攷。——這次展覽的甗瓦，都是不重樣，而在甗瓦文攷上著錄的。——其中最得意出色的一塊，

是光緒十三年夏間，在河南得的十二字頌辭磚。磚上有十二個陽文字，是『海內皆臣，歲登成熟，道無飢人』。當時以文字的詞氣，定爲秦製，又刻了一塊『秦磚文字第一』的圖章。同時如王廉生等，也都承認是秦磚。——秦磚是以前大家沒有過的，所謂物以罕而見貴了。

誰知近年不幸而翻案了。後來又繼續出了幾塊同類的磚，也是十二個字。一是『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右陰文陽文兩種，陰的是反文，陽的是正文。又有幾塊，是『漢廣益強，破胡滅羌，長樂未央』。十二字陽文。這三種磚的篆文體製，都差不多。『單于和親』是漢朝的事，『漢廣益強』更不用說，彼此互相證明，這是漢磚，那也是漢磚，三種磚的價值地位，正是難兄難弟。不過這次日本朋友，曉得十二字頌辭磚出名，特別的提出來，帶回本國，大家便悞喪著說：磚瓦的菁華，丟失了。其實尙不盡然，還有兩塊有同等價值的陰文『單于和親』磚，裝在箱內，未曾剔出。也或是日本朋友，沒留意這段事實，一時失於檢點，致有『滄海遺珠』之歎吧？

中國古代的金石家，最初不甚注意磚瓦，宋朝的洪景伯，雖是在隸續中著錄了

五塊，仍是一種附屬品。到了清朝，大家便鼓吹起來，除了附帶研究的不算，專門講磚瓦的著作，據我們所知，已有十幾種。要講物品真確，文字精雅，花樣美富，恐怕任何那一家，都比不了高翰生。我們不妨開一個書單子，擺在後面，大家拿來比較對證。

漢甘泉宮瓦記 林信人著。

秦漢瓦當圖記 朱排山輯。

秦漢瓦當文字 程彝齋撰。

秦漢瓦當圖 畢秋帆輯。

千甃亭古專圖 陸剛甫輯。

千甃亭磚錄 同上。

漢宮瓦當 陳蒨侯輯。

百專攷 呂堯仙著。

輒文考略 宋心芝著。

浙江磚錄 馮登府輯。

慕陶軒古磚圖錄 吳康甫輯。

攀古小廬瓦當文字 許印林輯，原本現藏本館。

攀古小廬傳文同上。

竹里瓦當文字 汪心耕撰。

溫州古甃記 孫詒讓著。

南海古磚錄 梁紹熙輯。

百甃齋古磚圖錄 吳寄騭著。

陶齋藏輒 端午橋輯。

此外還有近來的羅雪堂，吳石潛，鄒適廬等，也各有專書。我們并不是替高家捧場，平心而論，實在高家的收藏，不能說是『絕後』，也可以當得起『空前』。不過輒瓦文攃一書，僅有拓文，并無攃釋；他在每一個拓片後頁，都印了一面格子紙，大約是豫備寫考釋，還沒着手，便就去世了。在翰生先生以出奇制勝的心理，搜集了一大批磚瓦，和陳家鬪寶，竟不料數十年後，便給我們中華民族作成忠實而有統系的寶貴

陶類材料。我們由此可以考見先民工藝建造的智識能力，并可考見秦漢以下磚瓦文化的程度，和形式製造的沿變，這是應概感謝翰生先生的。

我們認為翰生先生，對於磚瓦搜集保存的功德，在文化上學術上已是不可磨滅的。犧牲資財，犧牲心力，以精確的識解，一一鑒定無誤，省去後人無數的煩勞，這是何等的難能可貴！至於私人方面，究竟是爲鬪寶也罷，不鬪寶也罷，那都是末節，都於他的功德無關。我們得於展覽會中，能看見這樣美麗的磚瓦，已不能不讚歎感激；同時還要紀念翰生先生，努力發揮，完成他未竟之心願。

在此項磚瓦中，最可注意的，還有兩點：一是當時工匠的圖案花紋，一是磚瓦上的各種文字。花紋有時間空間之不同，文字也是如此。我們的文字創造者，最初并不出於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時一地合作的。要研究文字，第一先得分清時間，第二再從時間上分空間。如果時間空間不清楚，即使研究到老到死，也只是東鱗西爪，不成系統。不過時間空間的分晰，要有可靠而豐富的材料；現在的材料，比較從前越發多了，第一是甲骨文，第二是說文一類的小篆籀文古文，第三是金文，——鐘鼎彝器等

等——第四是石刻，第五是陶文，——周秦漢魏整碎陶器上的文字，——第六是泉幣，第七是璽印，——泥封在內，——第八是磚瓦。他們各有各的支流，各有各的面目，各有各的價值地位。僅僅是研究一門兩門，便找不出他們交互轉變的關係；同時也只得得到一支一流的小脈絡，找不出文字全體的總條理。所以上面所說的文字材料，任何那一部份，都在學術上有同等價值，有同等地位，不容偏廢，也不容忽視。從第一項到第四項，經過多數人的考索，大致有點頭緒。從第五項到第八項，雖也有些人在那裏附帶參考，尚不算統系研究；換一句話說，只是淺嘗，並沒有正式下手。可憐幾千年來的中華民族，連自己祖先替他創造的一點文字，尚且整理不出來，豈不羞死！

不但是磚瓦文字，至今沒有人整理，連古代的圖案花紋，也從未有人作過有統系的研究。我們既要下手整理，便當有整理憑借的材料，材料第一要真，第二要多；那廬山東便是陶片璽印磚瓦的聚滙區，尤其是澠縣；這批磚瓦，便是三大部份的一部份。

至於善本書籍的價值，稍有常識的，都能知道；且有幾千百種講板本，講收藏，講

目錄，講校勘的著作，用不着我們再耗筆墨。現在只簡單的指出一兩點，請大家注意。同是藏書，而藏書也不一樣。洪北江說有四等脚色：一是考訂家，二是校讐家，三是收藏家，四是賞鑒家。三四兩等，大約是兼差，以收藏而兼賞鑒，或以賞鑒而兼收藏。他們的任務，多半是玩版本，版刻要古，印刷要精，裝訂要考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我有你們沒有。不管書的真正價值如何，效用如何，只要別人沒有，便把他加上「驚人秘笈」四字，傲然自足的誇張起來。書的本身，原來是給人讀的，這一來反叫人不得望見顏色。書的價值，原來是有用的，這一來反變成一種高貴的玩物。大多數的藏書家，都屬於這一流，尤其是酷慕風雅的富商大賈，達官偉人。他們有的是錢，隨便拿出十萬八萬來，不算回事，書的地位，也就跟着變成搖錢樹了。所以這一類的藏書家，只可名之曰玩書家，美其名曰賞鑒家，實際上是賤書家。他們的心理，全在鬪奇，他們的目，全在誇富，鬪奇誇富的結果，不但是書籍跟着倒霉，一般窮念書的也跟着倒霉。一部宋元版書，動不動的幾萬幾千的索價，甚至於殘書按頁論值，賣到十幾塊錢一頁；試問有幾個真念書的能買得起，更因為買不起的緣故，一般書坊朋友，連看都不給

你看。

所以現在的讀書，差不多是資產階級化了。要讀書，要讀好書，只有資產階級能辦得到。不過他們雖能買書，多半是不能讀書，而真能讀書的，反倒買不起書籍。這一點，便是我注們意，而亟思救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們爲用好書而收集好書，不是玩版本，更不是誇奇鬪富。我們要將一切好書，被藏書家埋沒的效用，復活起來，普遍到社會上去，從好書的資產階級化，轉到平民化。換一句話說：就是使一般窮困學子，都能得到讀好書的機會和場所。

如果大家都肯拿這種眼光，來看我們陳列的古書，那麼除了他的內容，能在校勘學、目錄學、考據學，有他相當的價值以外，還有表面上的幾點，也願和大家討論。

中國書籍，到了竹簡木版，已經是狠進化了。由竹簡木版而進化到卷軸，由卷軸而進化到摺疊裝，由摺疊裝而進化到蝴蝶裝，由蝴蝶裝而進化到裹脊裝，由裹脊裝而進化到現在的線裝，據我們所知，已有六個階段。最初的文字記載，只是用刀子刻，第二步改用漆書，第三步改用墨筆，到了唐朝，纔會刻版印刷，到了宋朝，纔發明了活

字術。無論寫刻裝訂，每經一個階段，都是我們先民辛苦鑽研出來的。我們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最低限度，也須曉得他們的智識能力所在，並且給他們保留一點辛苦遺迹。說來真是慚愧！我們現在所收到的，在裝訂方面，只有卷軸和摺疊裝，蝴蝶裝，裏脊裝數種；在寫刻方面，只有寫本、刻本、活字本數種。最古的刻本，不過宋朝，最遠的寫本，不過唐朝。那麼唐宋以前，中國現在，究竟還有書籍沒有？有的，並且不少。據我們所知，還有漢魏兩晉的木簡，前清光緒年間，在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陸續發現。不過被英國政府所派的一位匈牙利人，叫做斯坦因的，*M. Aurel Stein* 前後搬了三次，便完全搬到英國博物院去了。其次還有六朝唐人所寫的書卷，同時在敦煌千佛寺發現，有書籍，有畫幅，有佛家所用的幡幢，除了中國文字以外，還有古梵文，古波斯文，以及突厥回鶻諸國文字，真是世界圖書唯一的大寶藏。這一次除了斯坦因以外，更加上一位法國帮手，叫做伯希和，*Paul Pelliot* 各人捆載了一大部份，搬倒倫敦巴黎。後來中國官私方面，得了這種消息，雖也收得一點殘燼，而全部份菁華，早已掃地無餘了。

現在要看中國最古的書籍樣本，只有向倫敦巴黎去領教，在自己國內，反倒看不周全。我們現在所陳列的，只算是後期產物，要考驗宋元明三朝的印刷術，雕板術，裝訂術，字體，紙張，墨質，大致也還將就；並且在這幾個項目以內，也可以看出那時我們祖先，刻印書籍的智識能力。

我們中華民族，號稱有四千餘年的文明，自己的幾部古書，不但不能保存，結果連個書籍樣本，也撈不着見見；還得醜顏向外國朋友手裏，告哀乞憐，打聽自己圖書的三代履歷，這是何等的恥辱！我們抱殘守闕，廢盡九牛二虎之力，除了從前的不算，一年以來，不過收得宋元版書五十多種，明版三百多種，精抄本及名家校本稿本二百多種，實在沒有顏面，炫示於人。但是這點材料，在我們山東，已經是鳳毛麟角了。一線書脈，不絕如縷，大家如果承認是中國人，還不趕快起來關門，肯把『碩果僅存』的一點國粹，忍心的賣到外國去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現在還不回頭，恐怕再過幾百年，連這點古書，也看不見，又要到外國觀光去了。

話是說的不少，可以就此結束。我們希望大家看過展覽會，和這本粗淺的小冊

子以後，要切實認識以下幾點：

磚瓦圖書的展覽，是以 總理民族主義爲出發點，要努力奉行 總理的遺教。

要打破舊日玩古董玩板本的壞習氣。

要掃除舊日賣古董發洋財的惡習慣。

要在展覽會內，認識我們祖先固有的智識能力，一齊恢復起來，同時還得發揮光大，不要落後。

要明瞭現在自己文化的危機，和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畧的陰謀。

我們再將以上各點，總括起來，就是要：

共同努力，爲自己中華民族的文化，圖生存，謀發展。

如果大家能認清我們的立場，來參加展覽會，我們願以十二萬分的熱誠，表示歡迎。如果只是湊湊熱鬧，開開眼界，隨便的遊玩一蹀，我們也不拒絕。因爲借此可以觀察一般人士的心理趨向，同時占驗他們愛國心愛族心的有無。不過我們自己既

不是玩古董玩版本，也沒工夫陪着大家來玩古董玩版本；話是還要說回去的，黨治下的文化機關——圖書館，決不肯這樣無聊。



磚瓦圖書

爲甚麼要開展覽會？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

編述者 王 獻 唐

發行者 山東省立圖書館

印刷者 濟南北洋印刷公司

779
21020

山東省立圖書館 出版新書

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
第一集第一期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
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

實價一元
實價一角

實價一元四角

分售處

濟南	南京	北平	上海	天津	青島	杭州	開封
教育圖書社	聚興樓	狀元樓	國立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	西雲閣	三馬路	中華書局
山東文書局	花牌樓	元境保文書堂	立北平圖書館	廠開明書局	雲閣富晉書局	馬路中國書局	中華書局
山東文書局	聚興樓	狀元樓	國立北平圖書館	琉璃廠	西雲閣	三馬路	中華書局